

林语堂著

林语堂散文



中 / 国 / 现 / 代 / 名 / 家 / 散 / 文 / 书 / 系

麦西出版集团
大白文艺出版社

林语堂散文是东西方文化交流、彼此融合的结晶。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教育和东西贯通的学术背景，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思想源泉；而他创作的闲适小品文，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，帮助西方人士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中国现代名家散文书系

林语堂 散文



林
五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语堂散文·鉴赏版 / 林语堂著. —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5513-0323-1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8442 号

林语堂散文·鉴赏版

作 者 林语堂

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
封面设计 果子殿

版式设计 谭运香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
E-mail 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98 千字

印 张 11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323-1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410137

前　　言

林语堂（1895—1976），福建龙溪（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）人。原名和乐，后改玉堂，又改语堂。笔名毛驴、宰予、岂青等，现代著名学者、散文家、小说家、翻译家、发明家。

1912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英文，1916年获得学士学位，毕业后于清华大学英文系任教。1919年赴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，并于1921年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。同年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。1922年获博士学位。1920年与廖翠凤女士结婚。

1923年回国，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英文系主任。1924年后为《语丝》主要撰稿人之一。1926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，同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。1927年到武汉任外交部秘书。随后的几年当中，他创办多本文学刊物，提倡“以自我为中心，以闲适为格调”的小品文，对之后的文学界影响深远。1924年5月将英文的“humor”译为“幽默”，此为中文幽默一词首次出现。

1930年林语堂所编著《开明英文读本》，与张其昀所编《初、高中地理》和戴运轨所编著《初、高中物理教科书》鼎足而立，成为全国各校通用之教材。1935年后，在美国用英文撰写《吾国与吾民》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）、《京华烟云》（Moment in Peking）、《风声鹤唳》等作品。《吾国与吾民》介绍和译述中国的传统思想、哲学和文化艺术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性格、精神作出了叙述，为当代欧美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著作，有许多著作都被再翻译成其他语言，作品风行各国。《生活的艺术》更是所有著作中，译本最多，销路最广的作品。1944年到重庆

讲学。

1947年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；后到巴黎写小说《唐人街家庭》。1948年返回美国从事写作。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，并担任首任校长，但后来由于与该大学董事会意见不合，在大学开学前离职。

1966年定居台湾，发表作品《无所不谈》一集、二集。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。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，同年被国际笔会推荐为当年“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”。

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，享年82岁。同年四月，移灵台北，葬于台北阳明山仰德大道林语堂故居后园中。

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，也是集语言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。其主要著作有小说《京华烟云》《朱门》《红牡丹》；散文集《吾国与吾民》《人生的盛宴》《生活的艺术》；传记作品《苏东坡传》《武则天传》等。

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通，他的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、彼此融合的结晶。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教育和东西贯通的学术背景，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思想源泉；而他创作的闲适小品文，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，帮助西方人士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本书收录林语堂先生的散文精品数十篇，这些作品内容丰富，题材各异，构思精巧，文笔精巧、语言幽默、内蕴深厚、风格恬淡，充分显示了林语堂先生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，非常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祝土匪 | 1 |
| 论谈话 | 4 |
| 纪春园琐事 | 12 |
| 中国人之聪明 | 16 |
| 一张字条的写法 | 19 |
| 说浪漫 | 24 |
| 狂论 | 27 |
|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| 32 |
| 笑 | 38 |
| 女论语 | 40 |
| 杂说 | 45 |
| 我的戒烟 | 47 |
| 春日游杭记 | 51 |
| 萨天师语录 | 56 |
| 论政治病 | 76 |
|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| 79 |
| 大暑养生 | 89 |
| 做文与做人 | 91 |
| 说潇洒 | 100 |
| 说本色之美 | 104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中国的国民性 | 108 |
| 孤崖一枝花 | 114 |
| 无花蔷薇 | 115 |
| 烟屑 | 116 |
| 母猪渡河 | 118 |
| 人生的乐趣 | 120 |
| 论躺在床上 | 126 |
| 清算月亮 | 130 |
| 论性灵 | 133 |
| 与又文先生论《逸经》 | 137 |
| 秋天的况味 | 140 |
| 庆祝旧历元旦 | 142 |
| 哈佛味 | 146 |
| 半部《韩非》治天下 | 147 |
| 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| 149 |
| 言志篇 | 151 |
| 谈涵养 | 156 |
| 脸与法治 | 158 |
| 论笑之可恶 | 160 |
| 鲁迅之死 | 162 |
| 谁最会享受人生 | 165 |
| 动人的北平 | 189 |
| 买鸟 | 194 |
| 阿芳 | 199 |
| 我的图书室 | 203 |
| 有不为 | 207 |
| 予所欲 | 210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叩头的软体操价值 | 214 |
| 家园之春 | 217 |
| 谈海外钓鱼之乐 | 221 |
| 论趣 | 225 |
| 论买东西 | 228 |
| 《关雎》正义 | 231 |
| 论孔子的幽默 | 233 |
| 沙蒂斯姆与尊孔 | 238 |
| 孟子说才志气欲 | 242 |
| 论解嘲 | 246 |
| 无题有感 | 248 |
| 论情 | 251 |
| 记鸟语 | 254 |
| 温情主义 | 257 |
| 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 | 259 |
| 记身体总检查 | 262 |
| 论色即是空 | 265 |
| 论做好一个人 | 269 |
| 论读书 | 273 |
| 谈言论自由 | 281 |
| 打狗释疑 | 286 |
| 闲话说东坡 | 289 |
|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| 292 |
| 瑞士风光 | 295 |
| 说斐尼斯 | 298 |
|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| 302 |
| 我爱美国的什么 | 305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上海颂 | 310 |
| 看电影流泪 | 313 |
| 素食者自画像 | 316 |
| 天目山的和尚 | 319 |
| 与萧伯纳一席谈 | 322 |
| 观念比炸弹更可怕 | 326 |
| 女人应该统治世界吗？ | 332 |
| 鉴 赏 | 334 |

祝 土 匪

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，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，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，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，写几字凑数，补白。

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，文士们（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）欠稿债，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，期一到就焦急。所以没工夫也得挤，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不是挪用，借光，贩卖的货物，便不至于成文妖。

于短短的时间，要做长长的文章，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。无已，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。

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权及性质渐渐清楚。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，然而我实在还未老，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，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。

言论界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，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。这也是祝《莽原》恭维《莽原》的话，因为《莽原》即非太平世界，《莽原》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，以土匪自居。至少总不愿意以“绅士”“学者”自居，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，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。

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，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，翻起来时，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？金牙齿没掉么？雪花膏未涂污乎？至于骨头折断与否，似在其次。

学者只知道尊严，因为要尊严，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，而不自知，且自告人曰，我固完肤也，呜呼学者！呜呼所谓学者！

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，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，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。骨头既断，无以自立，于是“架子”、木脚、木腿来了。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？

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，论真理与上帝孰重。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，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，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，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。

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，所以失其所谓学者，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，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。

学者虽讲道德、士风，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；所以道德、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。

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，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，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，倚门卖笑，双方讨好，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，真理有知，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。

惟有土匪，既没有脸孔可讲，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，少对大人物叩头。他们既没有金牙齿，又没有假胡须，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，比较少顾虑，完肤或者未必完肤，但是骨头可以不折，而且手足嘴脸，就使受伤，好起来时，还是真皮真肉。

真理是妒忌的女神，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，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、姨太太、上炕老妈、通房丫头。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，虽然是妒忌，却不肯说话，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，不是真理。

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，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，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。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，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。

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“土匪”“傻子”过。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，绅士，君子，士大夫……自有史以来，学者，绅士，君子，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；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，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，则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。

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，等到当代学者夭灭殇亡之时，到那时候，却要请真理出来登基。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，这个时候还远着呢，我们生于草莽，死于草莽，遥遥在野外莽原，为真理喝彩，祝真理万岁，于愿足矣。

只不要投降！

1928年

论 谈 话

“与君一夕谈，胜读十年书。”——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和他的朋友谈话之后所说的话。这确是一句真话。“一夕谈”现已成为流行的词语，表示一个人曾经和朋友畅谈一晚，或将来要和朋友畅谈一晚。中国有两三本叫做《一夕谈》或《山中一夕谈》，和英国的《周末杂文集》(weekend omnibus)相同。这种和朋友夜谈的无上快乐自然是很难得的，因为李笠翁曾经说过，智者多数不知如何说话，说话者多数不是智者。因此，在山上的庙宇里发现一个真正了解人生，同时懂得谈话的艺术的人，一定是人生一种最大的快乐，像天文学家发见一颗新行星，或植物学家发见一种新植物一样。

人们今日在叹惜炉边或木桶上的谈话艺术已经失掉了，因为目前商业生活的速度太高了。我相信这种速度颇有关系，可是我同时也相信把家庭变成一个没有壁炉的公寓，便无异在开始破坏谈话的艺术，此外，汽车的影响更把这种艺术破坏无遗。那种速度是完全不对的，因为谈话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；这种悠闲的精神是包含着安逸，幽默和语气深浅程度的体味的。因为说话和谈话之间确有差异之处。在中国语言中，说话和谈话是不同的，谈话指一种较多言、较闲逸的会谈，同时所说的题目也比较琐碎，比较和生意经无关。商人函件和名士尺牍之间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差别。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谈论生意经，可是真正可以和我们作一夕谈的人却非常之少。因此，当我们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谈话的人，其快乐是和阅读一个有风趣的作家的著作相同（如果不是

更大的话），而且此外还有听见对方的声音，看见对方的姿态的快感。当我们和老友欣然重聚的时候，或和同伴在夜车的吸烟室或异地的客栈里畅叙往事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可以找到这种快乐。大家谈到鬼怪和狐精，杂着一些关于独裁者和卖国贼的有趣的轶事和激昂的评论，有时在不知不觉之中，一个有智慧的观察者和健谈者提起了某国所发生的事情，预言一个政权的倾覆或改变。这种谈话使我们一念念不忘。

谈话当然以夜间为最好，白天总觉得乏味。说话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毫不重要的。我们无论是在一间十八世纪法国女士的沙龙中，或于午后坐在田园中的木桶上，都可以畅谈文学和哲学。或是在风雨之夕，我们在江舟上旅行，对岸船上的灯光反射于水上，舟子有益我们叙述慈禧幼时的轶事。老实说，谈话的妙处乃是在环境次次不同，时地人物次次不同。关于这种谈话，我们有时记得是在月明风清、庭桂芬馥的夜间，有时记得在风雨晦冥、炉火融融的时候，有时记得是坐在亭上，眺望江舟顺流下驶，也许看见一舟在急流之中倾覆了，有时又记得是午夜以后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。这些景象和那几次的谈话联系起来，在我们的记忆中永不磨灭。房中也许有二三人，或五六人；或那夜老陈有点醉意，或那次老金有点伤风，鼻音特重，这使那晚的谈话更有风趣。人生“月不常圆，花不常好，好友不常逢”，我们享享这种清福，我想必非神明所忌。

大概谈话佳者都和美妙的小品文一样，无论在格调方面或内容方面，谈话都和小品文一样。狐精、苍蝇、英人古怪的脾气、东西文化之不同、塞因河畔的书摊、风流的小裁缝、我们的统治者、政治家和将军的轶事、佛手的保藏法——这些都是谈话的适当题目。谈话和小品文最雷同之点是在其格调之闲适。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，多么重要，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，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，使人类失掉了自由、尊严，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，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，这种观念依然可以

用一种不经意的、悠闲的、亲切的态度表示出来。因为在文化中，我们无论多么愤慨，对于剥夺我们自由的强盗无论多么恨恶，我们也只能以唇边的微笑来表示我们的情感，或由笔端来传达我们的情感。我们真有慷慨激昂、情感洋溢的议论，也只让几个好友听见而已。因此，真正谈话的必要条件是：我们能够在一个房间里悠闲而亲切的空气中表示我们的意见，身边只有几个好友，没有碍目之人。

我们拿一篇美妙的小品文和政治家的言论来对比，便可以看出这种真正的谈话和其他交换意见的客套商议之差别。政治家的言论里虽则表现了许多更崇高的情感，民主主义的情感，服务的欲望，对于穷者福利的关系，对国家的忠诚，崇高的理想，和平的爱好，及国际永久友谊的保证，同时又完全没有提到贪求名利权势的事情；然而，那种言论有一种气息，使人敬而远之，像一个衣服穿得过多或脂粉涂得过厚的女人。在另一方面，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，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，在江干洗衣，头发微乱，一纽不扣，但反觉得可亲可爱。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（negligee）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“讲究的随便”（studied negligence）。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。

所以，谈话的适当格调就是亲切和漫不经心的格调，在这种谈话中，参加者已经失掉他们的自觉，完全忘掉他们穿什么衣服，怎样说话，怎样打喷嚏，把双手放在什么地方，同时也不注意谈话的趋向如何。谈话应是遇见知己，开畅胸怀，有一人两脚高置桌上，一人坐在窗槛上，又一人则坐在地板上，由沙发上拿去一个垫子做坐垫，使三分之一的沙发空着。因为只有当你的手足松弛着，身体的位置很舒服的时候，你的心灵才能够轻松闲适。到这个时候：

对面只有知心友，

两旁俱无碍目人。

这是谈话的绝对必要条件。话既无所不说，结果愈谈愈远，毫无次序，毫无收束，尽欢而散。悠闲与谈话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，谈话与散文的勃兴之间的联系也是这样的，所以，我相信一国最精炼的散文是在谈话成为高尚艺术的时候才生出来的。在中国和希腊的散文的发展上，这一点最为明显。在孔子以后的年代里，中国人的思想很有活力，结果产生了所谓“九流”，这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一种文化背景，在社会上有一派以谈话为业务的学者。为证明我的理论起见，我们可以举出五个富有的贵族，他们均以慷慨、侠义、好客著称。他们都有几千的食客，例如齐国之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，穿着“珠履”，住在他的家里吃饭。在这些家里，我们可以料想得到谈话是多么嘈杂热闹的。我们由《列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战国策》和《吕览》这些书里，可以晓得当时学者的谈话内容。后者一书据说是吕不韦的宾客所写，而以吕氏的名字出版的（和十六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的“保护者”*Patrons*一样），这部书里已经有着一些关于丰富的生活的观念，认为一个人最好可以过丰富的生活，否则还不如不生活之为愈。除此之外，社会上产生了一派聪明的巧辩家和专门的说客，他们受着各交战国的聘请，做外交官到外国去游说，使危机不至发生，劝敌军撤退，使危城得以解围，或缔结同盟条约。这些职业的巧辩家往往以他们的机智，聪明的譬喻和劝说的能力著称。这些巧辩家的谈话或聪明的辩论都记载在《战国策》一书里。这种自由而诙谐的谈论的空气产生了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：杨朱，以其玩世主义著称；韩非子，以其现实主义（和意大利十五世纪的大政论家马基雅弗利 Machiaevelli 的理论颇为相同，不过比较温和。）著称；大外交家晏子，以其机智著称。

纪元前三世纪末叶的文化社会情形，大概由“李园纳娟”一段，稍稍可以看出。李园将其女弟介绍给楚相春申君，又由春申君

介绍于楚王，大得楚王的爱宠，后来楚国之被秦始皇所灭亡，与此事颇有关系。

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。园女弟女环谓园曰：“我闻王老无嗣，可见我与春申君，我欲假于春申君，我得见春申君，径得见王矣！”园曰：“春申君贵人也，千里之佐，吾何敢托言？”李环曰：“即不见我，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，告有远道客，请归待之。彼必问汝，汝家何等远道客者。因对曰：‘园有女弟，鲁相闻之，使使者求之园。’才人使告园者。彼必问汝，‘女弟何能？’对曰：‘鼓琴读书通一经。’故彼必见我。”

园曰：“诺。”明日辞春申君：“才人有远道客，请归待之。”春申君果问：“汝家何等远道客？”对曰：“园有女弟，鲁相闻之，使使求之。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能？”对曰：“能鼓琴读书通一经。”春申君曰：“可得见乎？明日使待于离亭。”园曰：“诺。”既归，告女环曰：“吾辞于春申君，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。”女环曰：“园宜先供待之。”

春申君到，园驰人呼女环，女至，大纵酒。女环鼓琴，曲未终，春申君大悦，留宿……

这种有教养的女子和有闲的学者的社会背景，结果造成了中国散文第一次的重要发展。有女子能谈话，能鼓琴，能读书，的确是男女交际谈话的风度。这无疑的有点贵族气，因为楚相春申君是不易见到的，然而有女子能鼓琴读书通一经，却非见不可，这便是中国古代巧辩家和哲学家所过着的有闲生活。这些古代中国哲学家的书籍不外是这些哲学家闲谈的结果。

有闲的社会，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，这是很明显的；谈话的艺术产生，才有好的小品文，这也是一样明显的。大概谈话的艺术与小品文，在人类历史上都比较晚出，这是因为人类之心灵必须有相